

北朝二佛並坐像系譜略述—— 「滅後囑經」

■ 林保堯

二佛並坐像，是出於《法華經》〈見寶塔品〉，有關七寶塔內多寶佛與釋迦佛於法華經第二會，即虛空法會上演繹法華「一乘真實」大法的一則膾炙人口故事。此二像是佛教造像習稱，依造像銘記知，則是造多寶像、多寶釋迦像等，當然也有造多寶雙坐像、多寶釋迦二世尊之類，正顯示習稱的二佛並坐像。

這類造像大多未有銘記，而且並坐的二佛，甚而彼等手印幾乎一樣（圖1），分不出何者多寶？釋迦？然而，亦有清楚可辨（圖2），故在造像史研究以二佛並坐像稱之為是。

此類造像盛行於北魏，尤在雲岡第二、三期開鑿的雙窟大型窟內，可見到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以下略稱《法華經》）為主的二佛並坐與交腳彌勒像組合（圖3、4），至於第九、第十窟則以彌勒為主尊，配以千佛等鋪陳。然而，石窟之外的各類二佛並坐像，其造作意義和表現形式，甚值探討。今，列舉數例，予以系譜，略作一述。

二佛並坐像系譜

二佛並坐像，如前述，盛行於北魏，直至隋唐，尤在尊像、碑像、塔像等，甚而大量的各類壁畫，皆可見及。細看其造像形式及其表現，可概略區以本經《法華經》經旨為主的結構系譜，例如，二佛並坐與莊嚴、二佛並坐與本生、二佛並坐與佛傳、二佛並坐與譬喻、二佛並坐與佛、二佛並坐與菩薩、二佛並坐與十六王子等。再者，亦有本經與他經會通結合，例如二佛並坐與文殊維摩、二佛並坐與雙思惟等。

今，以本經經旨為主，列舉三式圖像系譜述之。

一、I式——二佛並坐與莊嚴

這類尊像的造作，常見有三。一是、一光二面，正面為二佛並坐像，背面為釋迦坐像。



圖1 北魏 熙平二年（518）銅造二佛並坐像 吉美美術館藏
取自松原二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143。



圖2 北魏 太和十三年(489) 銅造二佛並坐像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圖80。

(圖5)二是、二光二面,正面爲二佛並坐,背面爲釋迦坐像。(圖6、7)三是、二光一面,正面爲二佛並坐,背面則素面無像。(圖8)

此類造像,除常見的莊嚴火焰紋意匠外,令人矚目的,即北魏延興二年(472)〈銅造



圖5 北魏 延興二年(472) 銅造二佛並坐像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圖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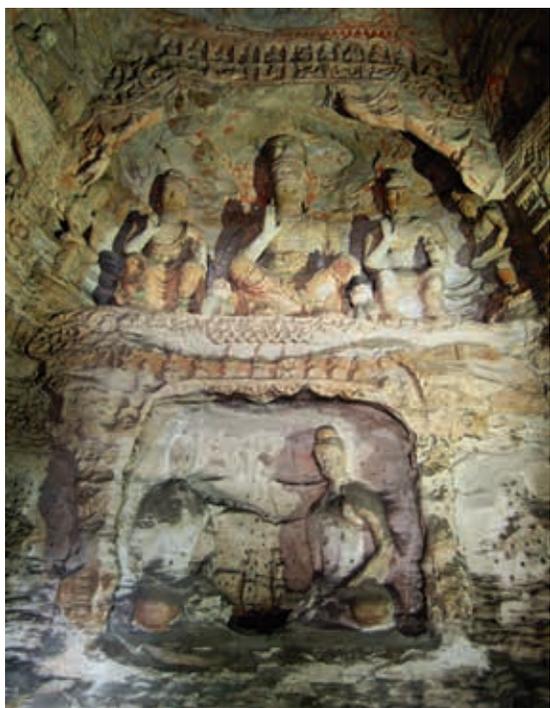


圖3 北魏 雲岡第七窟 作者攝



圖4 北魏 雲岡第五窟 作者攝



圖6 北魏 延興五年（475） 銅造二佛並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
《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39。



圖7 北魏 延興五年（475） 銅造二佛並坐像（背面）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40。

二佛並坐像〉（圖5），在①、②「二佛並坐」佛龕上，尚有③「寶華」與④「華蓋」，甚而⑤「寶幢」（圖9）等。此等四者，略述之。

①、②二佛並坐

①、②二佛並坐像，是這類單尊像基本型，數量多，且時間長。而此，依《法華經》〈見寶塔品〉（以下略稱「該經該品」）知，多寶釋迦二佛並坐於多寶塔內，實是歷經一幕幕未曾有與不可思議的「一乘大法」宣說演繹，才成就的。

一幕，其開啓，即世尊於靈鷲山宣說《法華經》一乘成佛大法時，突然於虛空中湧現一座高大寶塔，由塔中出大音聲，讚嘆釋迦，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為大眾說妙法華。如是釋迦牟尼所說者，皆是真實。

（T.9-32bc, T:《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皆同。）由此知，虛空湧現大寶塔，是顯示釋迦所說妙法華，即一乘大慧，三乘等與，眾生皆可成佛，真實無二。

二幕，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踊出，且又於其中發大音聲？原來是多寶為聽經，且為作證明之故。

爾時佛即對大樂說菩薩說，在此寶塔中有多寶如來全身，住於過去東方無量千萬億的寶淨國世界。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踊現其前，為作證明，讚言善哉」。（T.9-32c）

三幕，看到如此不可思議一幕，大樂說菩薩即向佛說，「世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時，

佛即說，多寶佛有大願，若其寶塔為聽法華經出現於諸佛前時，又想要我身示現四眾者，因其分身諸佛在十方世界，需盡力還集一處，然後我身才出現。於是世尊展開著名的「三變土田」、「通一佛土」的分身還集，連續三次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時，釋迦牟尼佛，見所分身佛悉已來集，各各坐於師子之座，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虛空中。一切四眾，起立合掌，一心觀佛。(T.9-32c ~ 33b) 接著：

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

即時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禪定。

又聞其言：「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

爾時四眾等……歎未曾有，以天寶華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T.9-33b)

四幕，在釋迦開塔，一切眾會接見到多寶如來後，又聞其言要釋迦快說法華經，其因是為聽是經。開啓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坐與釋迦，待坐定後，以神通力接大眾於虛空中，以大音聲告四眾(T.9-33c)，道出二佛並坐最為核心真諦，即「滅後囑經」與「付囑有在」的宣說與實踐。即：

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T.9-33c)

由上述四幕的宣說演繹知，二佛並坐像，是因有一座湧現虛空中的高大多寶塔，出大音聲，證說當下宣說的妙法華，一乘法是真實的。之後，世尊三變土田，通一佛土，使分身還集，移諸天人於他土，以右指開寶塔，使四眾皆見多寶如來坐於寶塔中，接著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即時「釋迦入其塔中，分其半坐，結跏趺坐」。而此，即並坐二佛(圖5)基本型的經緯。



圖8 隋 開皇七年(587) 銅造二佛並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463b。



圖9 隋 開皇七年(587) 銅造二佛並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542b。

③寶蓋

此鋪上方，空間雖小，正填滿一鋪三層的精美③寶蓋和其下的④寶華。蓋頂和其下左右各有菱形穗狀飾物，由此知，是一鋪有一隻長頂柱支撐，可方便持握的大型寶蓋。依該經知，這是佛前地湧住於虛空的高大七寶塔，被種種飾物莊校的一物件。該經該品有云：「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從地踊出，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莊校之。無數幢幡以為嚴飾……千萬億眾，以一切華、香、瓔珞、幡蓋、伎樂，供養寶塔」。 (T.9-32b) 由此知，這是莊校嚴飾七寶塔象徵無數幢幡的幡蓋，亦即「寶蓋」，同時也是千萬億眾對該塔的莊嚴。

④寶華

其次，是④寶華，依前③寶蓋之述，可直接地視以該經該品供養多寶塔的天曼陀羅華、或經中頻頻宣說的天寶華。不過，既是供養，一般為數非一，應是有二數之上。若從其位置看，正位在二佛光背與寶蓋三者正中，再者，從前述之例（圖2），或他例觀之，知僅止一鋪的寶華，實非偶然表現之華，而是造作者欲以此華作為整體圖像表現上，象徵此鋪整體構成核心的「有意義」之華。此華雖部分被遮蔽，可知是正面型，有內外雙圈的大寶蓮華，即經中的寶華、大寶華、天寶華。而此，即是接續前述的，世尊於此娑婆世界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廣說的「妙法華經」以及世尊在宣說時，已覺其不久當入涅槃，欲以付囑眷屬的「妙法華經」（T.9-33c）的寓意象徵。

換言之，此鋪④大寶蓮華，被視為供養多寶塔外，是一鋪兼有世尊「說法弘經」與「滅後囑經」雙重性質意義的寓意性佛法之華。甚而，更意味《法華經》「經身」之謂的『經華』表現。

⑤寶幢

佛經中在柱子上有寶珠、明珠之類，習稱明珠柱，此類亦統稱為寶幢。鳩摩羅什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云：「是時有一大城，名翅頭末。……時世人民福德所致，巷陌處處有明珠柱，皆高十里，其光明耀晝夜無異，燈燭之明不復為用」。 (T.14-423c-424a) 由此知，此於晝夜光明無異的明珠柱，是源之修行之功的福德所致。

此鋪隋開皇七年（587）〈銅造二佛並坐像〉（圖9）二佛並坐像正中，有一支幢柱，柱頂有一蓮心狀的摩尼寶珠，左右則是各有四瓣的開敷蓮華瓣，可稱之「大寶蓮華幢柱」。寶幢造型，充塞佛龕頂部，極為醒目。正如本經〈分別功德品〉之謂的：「一一諸佛前，寶幢懸勝幡」（T.9-44c），有如一鋪大寶蓮華狀的勝幡。其意，略述。

寶幢柱，從諸家的雲岡、龍門石窟專文知，幾不見有關之述，倒是到了東魏、北齊的響堂山石窟起，相關討論始多，且知是佛國淨土的象徵。例如，依蘇鉉淑知，《觀無量壽佛經》的十六觀，於第二觀記載「（琉璃地）下有金剛七寶金幢」，第七觀則是「蓮華台上有四柱寶幢」（T.14-342a～343a）由此知，此鋪⑤大寶蓮華狀的幢柱，除了顯現前述世尊的說法弘經與滅後囑經寓意外，應帶有北朝末期強烈的佛國淨土信仰。至於是法華、或彌陀淨土？仍待他考。

二、II式—①、②二佛並坐與佛者

此類造像多為西安與陝北，甚而寧夏等地出土，事實已為諸家探述，然而尚有不明之處。依松原三郎研究知，幾為北魏五世紀後半，約475年前後造作，而且形式，幾近雷同，就時間言，實與雲岡石窟二期第7、第8窟的雙窟時期相近。

觀之，在造像表現形式上，依北魏五世紀



圖11 北魏 5世紀後半 銅造佛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57。



圖10 北魏 5世紀後半 銅造佛坐像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圖56。

後半〈銅造佛坐像〉(圖 10、11)知，其背光多為三層結構，下層為①、②二佛並坐像與上層③佛坐像外，中層則有過去七佛與未來佛構成八尊佛造像的④三世諸佛；以及正面一鋪主尊⑤佛坐像和其光背上九鋪⑥化佛坐像。除外，尚有如北魏五世紀後半〈銅造佛坐像〉(圖 13)罕見雙套的造像形式，且在光背兩側有一對⑦鵝鳥。不過，到了六世紀前期，整體省略化，已無中層的三世諸佛。(圖 12)

關於此，擬取以 A、B 二型述之。

A 型—①、②二佛並坐像與③佛坐像

依前述知，二佛並坐像顯現的經中之旨，主要目的在於二者。一是，二佛尚未並坐之前，湧現虛空的多寶塔中已滅度的多寶佛，以大音聲證明現在於靈鷲山宣說的法華一乘大法是真實的。二是，二佛已並坐之後，反而是釋迦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世界廣說法華經，以其如來不久當涅槃的滅後囑經。

換言之，前者的「一乘真實」與後者的「滅後囑經」，誰又能加持背書呢？在該經中的演繹鋪陳知，即「三世佛」，甚而一切十方「三世諸佛」，且為世尊頻頻宣說。

前者「一乘真實」的加持，正是其下背面的①、②並坐的二佛與③佛坐像的「三世佛」構成圖式。

①、②並坐的二佛位於背面（圖 10）下層，正坐於一座低口型佛座的尖拱型佛龕內，龕外分上下，上為一對天人，下為二人物。③佛坐像則位於上層，是有三面屋型圍起的一座殿宇，左右各有脅侍菩薩，是典型的一佛二菩薩像。

此鋪③佛坐像，整體造形、手勢、坐相、背光等，皆同於正背面的佛坐像，然而，尊格為何？略述之。如前述，此鋪近於北魏雲岡石窟二期的雙窟時期，從李靜杰的第 7、第 8 窟主室北壁整體圖像結構示意圖分析知，下層二佛並坐與其上結構圖式，基本是中央主尊交腳菩薩、左右倚坐彌勒的三尊像，未有如此尊的一佛二菩薩坐像。

若從這類北魏五世紀後半〈銅造

佛坐像〉（圖 11）看，背面①多寶是過去佛、②釋迦是現在佛，再從《法華經》是一部宣說「三世佛」的代表性經典對照，背面③的佛坐像應是「彌勒佛」。

大乘經中的《法華經》，確是一部異於他經，極度重視且闡述三世諸佛信仰的經典；而且經中藉以三世諸佛的說法知，其三世佛，不



圖 12 北魏 6 世紀前半 石造三尊佛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 180。



圖13 北魏 5世紀後半 銅造佛坐像 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圖59。

論何者，皆非止於限定的一佛身，而是無數無量的非限定佛身，故其一世有著非限定的無數佛身。當然此一世中的無數之佛，因於經中的十方說法而不一的出現各種佛身，終而形成三世有著遍於十方世界的無數佛身。

經中〈方便品〉即云：

佛告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過去諸佛、……未來諸佛、……現在十方、諸佛世尊，……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T.9-7a-b)

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皆為眾生演說經中「唯一佛乘」的根本大法，甚而一切三世，十方諸佛，亦皆為之，道出法華一乘，皆是真實成佛。

由此知，此鋪上層的③佛坐像，若對應引文的「未來諸佛」的話，即是彌勒佛。換言之，此背面下層①多寶過去與②釋迦現在，以及上層③彌勒未來的三世佛三者，正構成開啓《法華經》法華大法「一乘真實」演繹的鋪陳加持者。

B 型—①、②二佛並坐與④八尊坐佛像，再與⑤釋迦佛像、⑥九化佛像

接著，後者「滅後囑經」，誰又能加持背書呢？即其下①、②二佛並坐與④八尊坐佛的「三世諸佛」構成圖式。

①、②二佛並坐像，如前述，而④八尊佛坐像則位於背面（圖 10）中層，有舟型光背的禪定佛坐像，此八尊即「過去六佛，現在第七釋迦牟尼佛，未來第八彌勒佛」的三世諸佛。此橫式系列又整齊的八尊坐佛排列，從此類不少造像例觀之（圖 11），皆是不變，是一有意味目的的造作表現。若就《法華經》而言，不僅是經中頻頻宣說的「三世諸佛」，亦是多寶塔中對二佛並坐，釋迦滅後囑經演繹鋪陳的加持者。

後者「滅後囑經」，於本經〈如來神力品〉有云：

以佛滅度後，能持是經故，諸佛皆歡喜，現無量神力。

囑累是經故，讚美受持者，於無量劫中，猶故不能盡。

以及，

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及諸分身者，又見我今日，教化諸菩薩。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一切皆歡喜。十方現在佛，并過去未來。

(T.9-52-ab)

此中，「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反覆持經之要，其「經」不用言，是世尊滅後囑累持經所欲弘宣流通的《法華經》之謂，而「我」則是指滅後的「釋迦佛」之謂。此中「經」與「佛」二者所顯示的，即是經中頻頻宣說的『囑累持經』思想，而此亦是促使二佛並作與三世諸佛二者一體造像的

重要因素。

經中〈分別功德品〉即云：

若能持此經，即如佛現在。(T.9-46a)

知所謂的持經正如「佛現在」意指的「佛身」，故其所持之經，即是佛身之化的「經身」，顯現強烈的滅後囑累持經思想。

故而，對照引文中「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其持以《法華經》這一經身的持經者，不僅見到了②釋迦佛，而且遇見了①多寶佛：使持經者透過「持經見佛」的這一思想延伸到釋迦佛，再延伸及於多寶佛，連串起釋迦與多寶共為一體構成的多寶二佛，亦即二佛並坐像。然而，此持經者的持力延伸，還不止於此，正如前述引文其後所述的「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一切皆歡喜。十方現在佛，并過去未來」知，持經者不僅令其釋迦佛及其分身佛、滅度多寶佛歡喜無

量外，還更令十方現在、過去、未來的三世諸佛一起歡喜地供養，明確點出透過「持經見佛」思想，將其延伸至釋迦佛、分身佛、多寶佛外，更拉長延伸力盡達三世諸佛，串連起多寶二佛，即此造像的①、②二佛並坐與④三世諸佛的一體結合。

接著，此等再與正面的⑤釋迦佛，及光背上的⑥九尊化佛顯現的「十方諸佛」，一起共構完成經中引文「十方現在佛，並過去未來」之謂的『十方三世諸佛』。

而此，對照正面大舟形光背的⑤「一鋪」主尊佛坐像，與光背上恰好的⑥「九鋪」化佛坐像（圖10），可謂正構成顯現十方世界的十鋪尊像，正是經中「一切十方三世諸佛」的寓意象徵。事實此類共為十鋪像例不少，且皆是在正面。

歸之，此系譜整體造像的核心，即在於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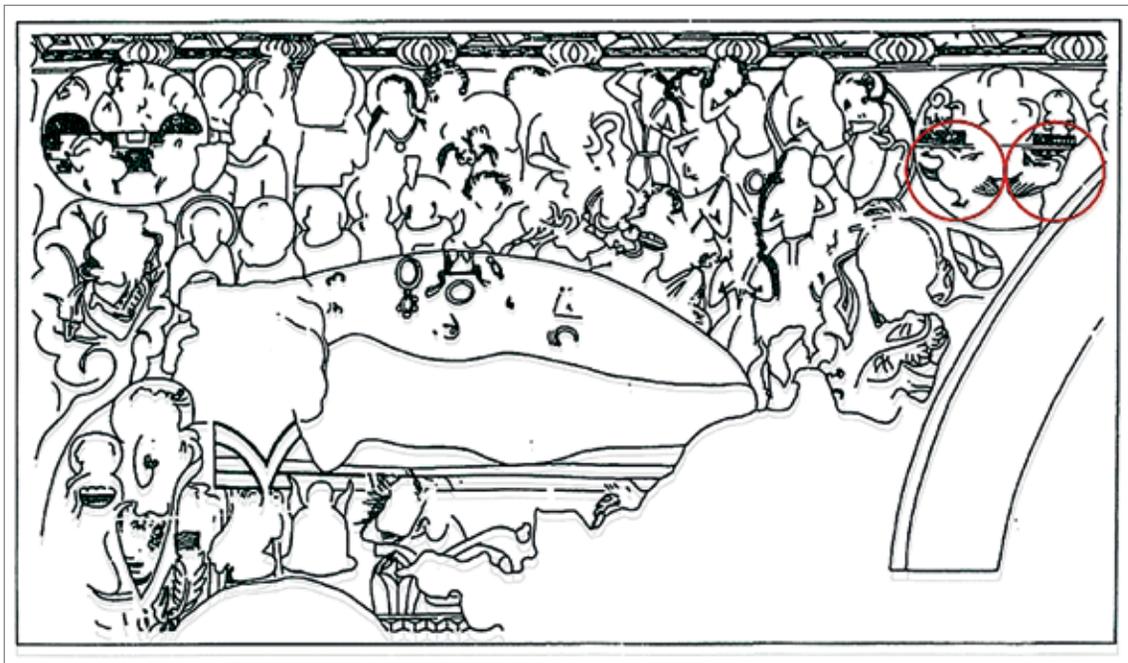


圖14 5~6世紀 佛涅槃圖(線描) 巴米揚K窟(第330窟) 取自宮治昭,《涅槃と弥勒の圖像学》,頁533,圖334。

面下層的二佛並坐，以其高大多寶塔開啓其前的「證法眞實」，與其後釋迦的「滅後持經」，開展出正、背面造作圖像構成運作的思維脈絡，即前者以 A 型①、②、③的「三世佛」，後者則是更大的 B 型⑤、⑥十方一切的④「三世諸佛」演繹加持。不過，之後中層的三世諸佛被省略。（圖 12）

⑦鵝鳥

佛經的 hansa，漢譯習稱鵝鳥、鳥，實是雁之類，在南北朝的佛教圖像中不常見。此鋪北

魏五世紀後半（475）〈銅造佛坐像〉兩側卻有一對鵝鳥（圖 13），其意呢？本經〈分別功德品〉雖有「如鳥飛空下，供散於諸佛」（T.9-44c），正如北魏延興五年（475）〈銅造二佛並坐像〉背光的佛說法像（圖 7）出現的，然而，這是意指世尊說無量義，不可思議法時，所現的種種莊嚴瑞相，事實就此鋪圖像而言，其意非是。

此鋪罕見的雙套二佛並坐像，依前述知，其⑦鵝鳥是否與世尊的「滅後」囑經有關呢？事實上，佛教中鵝鳥是與死者靈魂，還有死後世界有關的。例如，漢譯《四分律》卷二十五有：「遂至命終。便生雁中，其身毛羽盡爲金色」。（T.22-737a）《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十七：「其父命過，遂生鵝趣，得爲鵝王」（T.23-997b）的記載。由此知，鵝鳥是暗示死的復活再生，即永住不死。在巴米揚石窟的一鋪〈佛涅槃圖〉（圖 14）右上角確有二隻鵝鳥，顯示佛陀的涅槃非涅槃，而是再生永住，盡達彼岸。

三、III 式——二佛並坐與菩薩

此鋪東魏武定元年（543）〈佛弟子駱子寬等石造釋迦五尊立像〉（以下略稱〈駱氏釋迦像〉，圖 15），是罕見有關《法華經》經旨的全面性造像，整體正面、左、右側、背面，甚而臺座四面，皆有代表意義的圖像意匠（圖 15～18），尤在臺座正面有一鋪直指法華經核心旨意，即一乘眞實，無二無三，開三顯一，開權顯實的「乘實駕權，十方思運」銘記。

（圖 19）除外，整體造像，每尊皆付與尊像題記名稱，令人清楚每尊造像尊格與尊名，對於北魏一代法華經美術的探究，極有助益。



圖 15 東魏 武定元年（543）駱子寬 石造釋迦五尊立像（正面）
嘉登博物館藏 取自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頁465，圖1。



圖16 東魏 武定元年(543) 駱子寬 石造釋迦五尊立像(左面) 嘉登博物館藏 取自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頁466,圖2。



圖17 東魏 武定元年(543) 駱子寬 石造釋迦五尊立像(右面) 嘉登博物館藏 取自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頁467,圖3。



圖18 東魏 武定元年(543) 駱子寬 石造釋迦五尊立像(背面) 嘉登博物館藏 取自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頁468,圖4。

此鋪〈駱氏釋迦像〉(圖15),正面釋迦五尊立像,左右二廂菩薩像(圖16~17),背面①大寶蓮華與②、③二佛並坐像與④、⑤二觀世音像(圖18),再加,臺座正面重要的造像銘記(圖19),另三面為罕見的十神王。此等造像,依銘記知,不僅各鋪皆是依於《法華經》意旨的尊像表現,重要的是,各個尊像之間有系統性的相互結構組合,形成他例不見的特有法華造像特質與其意義。例如:

- 一、釋迦五尊與左右二廂菩薩的一體構成。
- 二、二佛並坐與二觀世音的一體構成。
- 三、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的一體構成。

此中,「二觀世音」不見於佛經中,可說是中土漢傳佛教造像的殊有案例。今,擬以此為本文課題,予以探討。

其首例,似出於龍門石窟北魏永平四年(511)至武泰元年(528)〈安定王造觀世音二軀記〉。其背景與其意義,學界至今仍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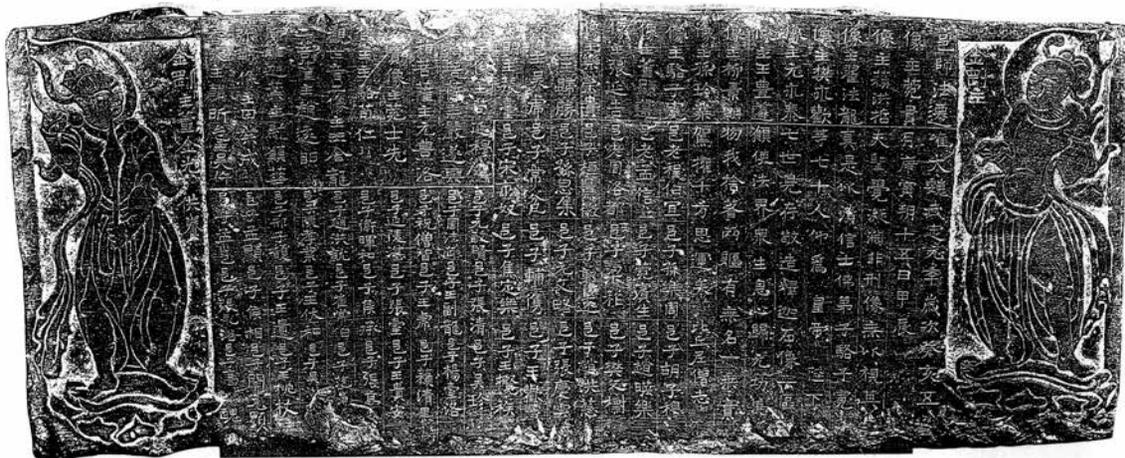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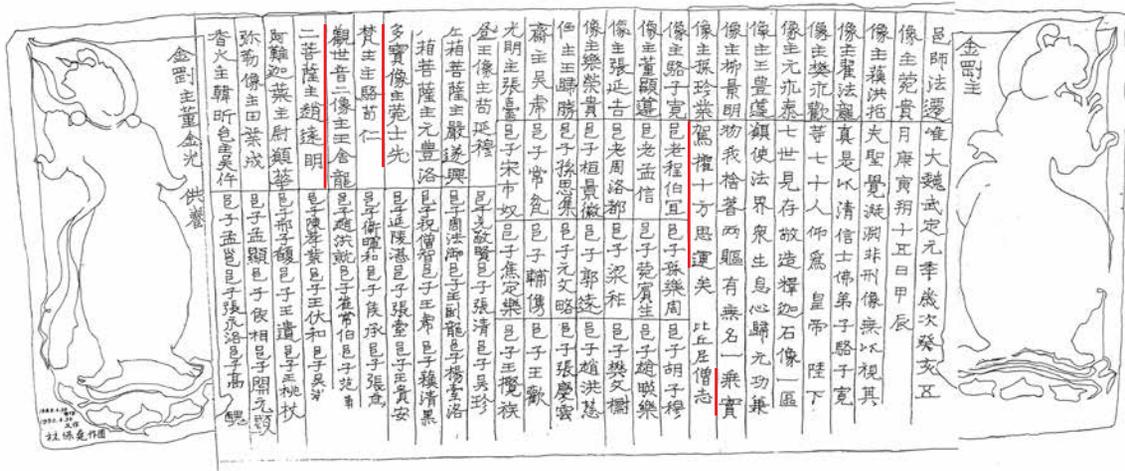


圖19 東魏 武定元年(543) 駱子寬 石造釋迦五尊立像(臺座正面銘記) 嘉登博物館藏 上圖作者製圖;下圖取自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頁475,圖13-14。

直至此鋪東魏〈駱氏釋迦像〉(圖15)出土,以其銘記與相關探討,大略知之。

故而,今,擬對背光「二佛並坐與二觀世音的一體構成」,略述之。

一是,二佛並作的滅後囑經與觀世音,二是,觀世音二像主的「二者」出現及其意義。

此中,首探前者,如前述,多寶塔二佛並坐像意旨,除了多寶的證經真實外,就是在①「大寶蓮華」所象徵開啓的釋迦滅後囑經,付囑有在,其目的在於「慕覓通經」之人,依《法

華經》知,即其後三品的勵行菩薩道者,為藥王、妙音、觀音三者。對此,南朝光宅法師有精闢闡釋,即《法華義記》所云:

藥王、妙音、觀音三品,正示物通經之軌。……。

第一此藥王品,先明苦行通經,為物作軌也。第二妙音、觀音兩品,明普現色身弘經益物。……但此藥王是舊邦菩薩,妙音、觀音是他土大士,但妙音是東方菩薩,觀音是西方菩薩,雖復東西兩殊,

同集一處，為欲表同歸之理，證莫二之說也。（《續藏》42-0347b）

由此知，此三者中，觀世音具有藥王菩薩苦行通經的菩薩行精神外，亦與妙音為東西兩殊大士，然而，卻是同集一處，表「同歸一乘」之理，證「莫二真實」之說，即二佛並坐的真諦。換言之，觀世音具藥王、妙音二者菩薩行共性，且以色身弘經益物，勵行二佛並坐真諦實踐者；故而，與二佛並坐（圖 18）共為一體互動，盡達釋迦滅後囑經，付囑有在，當為釋迦所屬覓尋弘經之人。

由此，對照此鋪〈駱氏釋迦像〉背光的「二佛並坐整體圖像」（圖 18）及②、③「多寶像主苑土先」、④、⑤「觀世音二像主王舍龍」（圖 19）看，正是前述共為一體互動的表現。不過，此中觀世音則是「二觀世音」，此又是如何？

接著，擬對觀世音「二者」的出現與其意義，嘗試述之。

經中〈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有一段佛告無盡意菩薩，觀世音菩薩因具三十三變身成就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且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是故彼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T.9-57b）於是④無盡意即解頸衆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而此，從其手捧寶珠知之。然而，⑤觀世音並未接受，當佛再告觀世音等等，於是接受。經中云：

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T.9-57c）

此中「分二奉佛」的大施誓願，使⑤觀世音達至等同佛身之體，且共為「一乘法身」供養法

華最高「弘經護法」的世尊『囑願』。此亦見於傳北魏末殘卷本之釋，即：

所以分作二施。二佛者，欲明佛至極之果，正明萬善同歸妙果，理無異趣，此表一乘義。二者，欲明一分施佛，一分施生佛，與表生滅，斯皆是權，唯有法身，是其真實。流通法華，正在此文。（T.85-197a）

知觀世音的「分二奉佛」，即表一乘義，然其「二」，與表生滅之佛，其實即是已滅寂的多寶佛，和正說法的釋迦佛，然而斯皆是權，非真實。然何者為真呢？其條件是「唯有法身」，才是真實，方才可弘經，正是引文中的「流通法華，正在此文。」之謂。而此，正意指觀世音以人為軌的弘經思想。

由此知，前述的「④無盡意的法施供養」，牽引出衆信的「⑤觀世音施無畏者的法身神力」，使觀世音能實踐世尊滅後囑經的弘經「誓願」，點出④、⑤二菩薩互為「一體」的意涵構造。而此構造正如前述光宅法師《法華義記》之謂的：

「多寶助命覓經之人」意含的，即是助與釋尊滅後囑經的「囑願之達成」。（《續藏》42-0346a）

同理的，而此正可謂：

「無盡意助顯弘經之人」意含的，即是助與觀世音普濟弘經的「誓願之實踐」。

換言之，此二者構造，即是架構於法華一乘真實的法華真理上，「囑經」與「弘經」證實的世尊生身不在，永寂不滅的弘經者，永遠實踐法華不滅的互攝意識上。因而，由此構造意涵，使人探得助與觀世音弘經的菩薩，何以取「無盡意」之名的意旨由來，同時的，亦是四者相互共通一體的構造基石。

此中的②、③二佛，其二是權，而其實，是本於「佛」所宣的一乘法身義；同理的，④、⑤二菩薩者，其二亦是權，而其實，即是本於「菩薩」所弘的法身義。此中之佛，不用言，是歸指「宣一乘真實大法」的釋尊之謂，而此中菩薩，亦不用言，是歸指「具一乘法身大願」的觀世音之謂。

因而地，助與世尊滅後囑經達成的②多寶佛，本於世尊宣一乘義，而「權予二佛」之稱。

同理的，助與觀世音實踐弘經的④無盡意，本於觀世音弘一乘義，亦「權予二菩薩」之稱。

故歸之，此鋪二佛並坐像（圖 18）圖像構成上的二觀世音像主（圖 19），並非是因於觀世音深具「七難解脫」、或「三十三身變」的思想信仰，而各別造作二尊觀世音菩薩像構成，而是因於二佛並坐的整體結構組合，觀世音具有分二奉佛「一乘法身」的一體性思想表現，分別地造作一尊為無盡意菩薩像，一尊為觀世音菩薩像。故此不同尊格名稱的二菩薩，本於二佛並坐的「二佛之權」，賦予了法身一乘義之『實』地，使此中：

④、⑤二菩薩如②、③二佛定於世尊為其法身真實之位，將觀世音定於如具「佛性之身」的一乘法身之『實』之位。

因而地，承此「二」的方便之權，將無盡意、觀世音二菩薩者，如二佛並坐慣稱之名般，取以「觀世音二像」之名的銘記題稱吧！

小結

依上述知，二佛並坐與莊嚴、佛者、菩薩者的系譜結構組合，基本上，以該經該品的二者，即前者「多寶佛的證經真實」與後者「釋迦佛的滅後囑經」為要，尤以後者是展開各式系譜圖示的成立基礎。

I 式—二佛並坐與莊嚴，正如北魏延興二年（472）〈銅造二佛並坐像〉（圖 5），確切點出二佛並坐像本身，如前述的「正說法華」、「一乘真實」二者之要。接著，鋪陳的莊嚴意匠，供養多寶塔外，亦有肩負滅後囑經意指本經「經身」寓意的『經華』象徵，實是開啓二佛並坐造像的根本所在，且具莊嚴的「寶華」意匠。

II 式—二佛並坐與佛者，如北魏五世紀後半〈銅造佛坐像〉（圖 10、11），習於正面為「十方佛」意旨的組合表現，背面則區分三層，正顯現「一乘真實」與「滅後囑經」二重經旨意義的三世佛構成。一是，多寶過去與現在釋



圖20 北齊 石造二菩薩六尊立像 德國科隆東亞藝術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藏 取自李靜杰，《定州白石佛像》，圖657。

迦（正面），以及未來彌勒的「三世佛」，對二佛並坐前，釋迦宣說法華一乘真實大法演繹的加持。二是，釋迦即將滅後，囑累持經者，即如佛現在，不僅見於釋迦多寶佛，更見於十方一切的「三世諸佛」。簡言之，即如前述的 A、B 二類型系譜。

III 式——二佛並坐與菩薩者（圖 18），正如東魏武定元年（543）〈駱氏釋迦像〉開啓佛經未見，且又中土殊有的「②、③二佛並坐與④、⑤二觀世音」造像誕生。然而，此中的④、⑤「二觀世音」的『二』之權變，卻於其後，尤在北齊有如雨後春筍般，開展出近親般衍生系譜，從近日李靜杰大著《定州白石佛像》既知。除二菩薩、二思惟菩薩、二阿彌陀佛等之外，亦有北齊〈石造二菩薩六尊立像〉（圖 20）、北齊〈石造二佛並坐與二思惟菩薩像〉（圖 21）等。此等，可發現其源頭，目前知，是本之於此鋪東魏〈駱氏釋迦像〉而開啓的。

本文部分內容節錄自筆者《法華造像研究》一書。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圖21 北齊 河清四年（565） 劉村邑 石造雙思惟菩薩像 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藏 取自李靜杰，《定州白石佛像》，圖297。

參考書目：

1. 李靜杰，《定州白石佛像》，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19。
2. 蘇鉉淑，《東魏北齊莊嚴紋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本文篇、圖像篇 3 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4. 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3。
5. 宮治昭，《涅槃と弥勒の圖像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6. 李靜杰，〈關於雲岡第九、第十窟的圖像構成〉，《藝術史研究》第十輯，2008 年，頁 327-359。
7. 李靜杰，〈北朝後期法華經圖像的演變〉，《藝術學》，21 期，2004 年 1 月，頁 67-107。

搭高鐵遊南院



法華經

及其美術

The Arts of
the *Lotus Sūtra*

2022

第一檔 | 1.29-4.24

第二檔 | 4.29-7.17

故宮南院 展廳 Gallery
S101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主辦單位
Organized by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借展單位
With loans from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m NTU-Image Lab
臺大影像與視覺實驗室

地址 |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 號
服務專線 | 05-3620777

開放時間 | 週二~週五 09:00-17:00 (週一休館)
週六~週日 09:00-18:00

廣告

